

文學評論組評審會議紀錄

主持：陳麗音博士

評判：黃維梁博士、鄧昭祺博士

會議日期：2000年3月24日

整理：雷海彬

陳：文學評論是「城大文學創作獎」新增的組別，今年收到的稿件比較少，只有三份，都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的。今天請來兩位，主要是希望你們就這三份作品給一些意見，讓學生從中學習，有所得益。哪位先開始呢？

黃：請你先說吧！

鄧：還是請你先吧！

黃：好吧！三篇作品，一篇是論小思的散文（但也有點像小說）。第二篇是〈傳統文化的再省思—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說起〉，第三篇是〈屈原—擇善固執的人生〉。三篇之中，第一篇算文學批評，第二篇論文化，現在文學批評常說有甚麼文化批評（Cultural Study）等，所以不能說不是文學批評，但不算是正宗的文學批評。中間有引述文學作品，但主要在思想方面，說到怎樣現代化，全盤西化，怎樣保存中國傳統文化，哪些人態度比較偏激，哪些人比較中庸之道等。所以這

篇不算是正宗的文學評論。第三篇：〈屈原—擇善固執的人生〉主要是說屈原怎樣擇善固執，怎樣愛國，怎樣雖九死其猶未悔，怎樣梗直、不曲意逢迎，他的偉大之處。三篇各有長處，亦有些地方可以斟酌。我看完之後，覺得〈傳統文化的再省思〉這一篇的論點最好。他的論點是：兼顧中國和西方文化，反對全盤西化那種偏激論調，認為中國文化有長處值得發揚，我最欣賞這一篇。〈論屈原〉一篇談過的人太多了，說屈原如何擇善固執。雖然這篇也有很多徵引，但我不覺有甚麼特別、新穎之處。不過論文化也是很多人論過的：一是全盤西化，一是保存國粹，或走中間路線，中庸之道。但這位作者引述從胡適直至陳耀南教授的意見，涉獵比較廣。現在很為難的是這一篇我最欣賞的，卻不是正宗的文學評論，那怎麼辦呢？

我繼續說我對第一篇的意見。它是評小思的〈沈園〉，即陸游、唐婉的故事。它在杭州附近，我去過。這篇〈沈園〉寫得有點特別，但我打了很多問號，我對他的論點不很贊同。

三篇文章是同一個作者寫的，但文筆不大相同。以文筆來說，〈傳統文化〉一篇最好，其他兩篇有些地方或許是打字打錯了，或有點囉唆，造句不太妥當，語病也有不少。論文化那篇，問題比較少。我不知一會鄧教授怎麼看，或許我作這樣的建議吧！既然是一個作者所寫的，他既論散文，在文學性方面去論述；又針對這麼大的題

目：傳統文化的反省；又論中國的詩歌之父屈原，涉獵很廣，值得我們肯定。他的努力，儘管有值得斟酌之處，但我覺得整體上應給他一個鼓勵。

鄧：老實說，如果說正宗文學評論，就只有評〈沈園〉這篇。我不知道比賽的規條是怎樣列明的，但我的理解是應該評論一位作家或一些作品本身正宗的文學評論。那麼現在第二篇和第三篇都不像我們心目中所說的，其實屈原思想之類和文學方面也有少許距離，至於五四運動……他是評論整個運動本身，亦都是近乎思想方面，即是思想史和哲學史的意味較重。

黃：那麼我們該怎樣做？

鄧：其實我也很同意黃教授的說法，不過這篇〈沈園〉本來可寫得再好一點……他有些東西沒有交代清楚，假如我們剛取得這篇小思的文章，最麻煩的是「我」是代表誰呢？第一個自然段有三個「我」字，第二個自然段一個「我」字，第三個自然段三個「我」字，第四個自然段一個「我」字，如果是一個初接觸這篇文章的人，就會不明白為何常「我」，「我」，「我」，究竟這些「我」是陸游，還是作者本身，作者並沒執著這些來說。其實看這篇文章最麻煩的是這些東西，如果他能評這些東西，例如說這一段是說陸游本身，這個「我」是代表他自己，第二個「我」是小思，作者本身來到江南葫蘆池邊，想起陸游，第三段又是陸游，第四段又是小思……之類，這就能清清楚楚交代背景；但他沒有這樣做，而只是寫回應方面。他是花過心思的，逐個逐個字，首尾回應，但他只局限一個角度去看。

黃：我記得早陣子有個研討會，鄧教授的論文談的是敘述角度。這是很重要的，現在這篇又似小說又似散文的作品，總之是敘述一些東西的，又有寫景，又有敘事，又有內心獨白。我覺得應由評論者說清楚脈絡，然後才說是怎樣組織，怎樣呼應，為何要用這種方式……但作者並沒有這樣處理。他說有一場面對面的談話，是交談的形式，但我又看不到有這種形式。我覺得即使作者看到這篇文章有特殊之處而去分析它，評論它，也未能擊中要害。論文的本身也寫得不夠清晰。但最大的問題是：他說用面對面交談的方式。

鄧：的確沒有用這方式。

黃：只是一個古人，七百多年前的古人在說話，然後敘述者又說話。

鄧：可他把這些看作是交談，即「你們不懂得啊！」之類，就當是交談的說話。

黃：還有說客觀的交談方式，交談怎有客觀主觀之分？交談便是交談，意見可以有主觀客觀，但交談怎有主觀客觀。我也覺得不很明白。另外，他又說到對比。他說敘述者本來很感動，但後來又改變了心情。

鄧：即第三頁第一段吧！

黃：但我覺得不是這樣，因原文說：「許多人會念念不忘釵頭鳳的故事，遊人到這裡來，買一張門票，在池邊想起陸游唐琬。」並不是說敘述者最初念念不忘這個故事，後來變得很冷漠，很沒所謂。「拂一拂衣上泥塵，說走就走了！」我覺

得作者對這篇〈沈園〉的理解也有些問題，不是很透徹，不是很準確。

鄧：是，這兒說「兩者前後分別都形成鮮明的對比，表現出作者感情上的明顯變化。」

黃：沒有這個對比。

鄧：根本沒有。他把那些七百多年後的人當作是其中之一，所以很懷念陸游、唐琬，所以買票去看，但後來他說「對不起，恕我這個鑽石為心的人」。我認為這個應不成立。

黃：他們買票去看，只是參觀這文化古跡，不見得是很感動。

鄧：我看參觀的人也不見得很感動，老實說這些只是很老土的故事，對我們現代人來說，應該不會發生。

黃：他的文字也不很好，他喜歡用「根本」，「後者兩者根本就是緊扣〈沈園〉題壁〈釵頭鳳〉而寫成的」，「如首段跟尾段根本就相同」，「根本」多用於否定，是嗎？但他這裡不是，濫用了這些字眼，諸如此類。另外，第二頁那裡，「其內容和感情的深度、廣度顯得深遂遼闊」，這犯了重複的毛病。「內容和感情顯得深遂遼闊」便行。

鄧：「遂」字又寫錯。他第一頁那處寫「大量暗用陸游的詩詞」，那不是暗用，是明用，是引用，直接引用。

黃：所以這篇是正宗的文學評論，但水準不夠。

鄧：他一個人寫三篇，老實說，應鼓勵他。他也很難得，寫了這麼多，應花了很多工夫。雖然，屈原那篇沒有甚麼新的見解，但他也要看很多書才行。但如果三篇的文字來評分的，三篇也不應得獎。

黃：三篇都不行。

鄧：是，〈沈園〉這篇是真真正正的文學評論，老實說，按狹義理解，只有這篇是文學評論。

黃：但這篇寫得不夠好。

鄧：〈傳統文化的再省思〉這一篇，正如剛才黃教授所說，他是下過一番功夫的，融會貫通才可以寫出這樣的文字。但如果我們因他花精神，而給他文學評論這個獎，就有些後遺症，可能有人說你們根本連甚麼叫文學評論也不知道。那麼就有問題了。

黃：現要決定的是，我們是鑽石心腸的話，就一篇也不給獎，連優異獎也不給。一是心軟的，便看給一個甚麼獎，優異獎，安慰獎，努力獎，是不是這樣呢？

鄧：是。但假如給他優異獎，好像說他已經達到這個水準，這好像又不太對。

黃：我說二篇裡面，〈傳統文化的再省思〉這篇的文筆比較好一點，但都有問題。

鄧：我很欣賞他，三篇文章幾個角度做的功夫是不同的。

黃：他有參與的熱誠。

鄧：很難得。

黃：這樣考慮吧，我們不設任何獎，不過你們小組寫一封信給他，即你們覺得他參與的熱誠很夠，肯定他，鼓勵他。

陳：好，就這樣決定，這組不設獎，事實上參賽的人也太少了。很多謝兩位的寶貴意見。

對於一個作家來說，最重要的不是背上傳統文化的包袱，他應該是一個創造者。

我對漢語的掌握和中國文化的了解對我創作來講應該說是足夠了，

再加上我現在又完全生活在西方文化之中，

由這兩者的影響和相互交流，

最後變成了我的創作。

——高行健